



訓語羣疑考 卷十

日仁記  
1229  
104



問仁  
卷 1229  
卷 104



論語羣疑考卷十

冢田虎著

○子張第十九

朱註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此篇子張之言三章子夏之言十章子游之言三章曾子之言四章子貢之言六章蓋是諸子之門人所記而亦不可知出於孰門且如顏子之言何一不記之焉而晦庵以顏子曾子為貫首乃以子

貢子夏亞之者何也若然閔冉等諸子則劣於子夏子貢乎哉凡以後儒品藻孔門諸子妄矣哉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孔安國云致命不愛其身朱註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云仁齋云見危致命則不苟偷生見得思義則有所不為喪祭哀敬則守身之本云茂卿云皆謂思而求之如之何當合義如之何當合敬如之何當合哀是思也義者先王之義也敬者先王之敬也哀者先王之哀也

集解朱註皆不盡語意仁齋之解亦不切也此宜

以忠孝為解也茂卿謂思而求之者然矣然哀敬皆以為先王之哀敬則不是也唯思哀敬之至不至也義與禮並而固有先王之制然哀敬者未必有其制皆以禮義制之者而禮義之外未有稱先王之哀敬者也又茂卿缺此致命之解然德夫引茂卿云命君命也非也此於子路問成人章以授命為君命其謬如既辯於其章凡論語中單言命者皆天命性命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孔安國云言無所輕重朱註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

釋疑考

卷下

二

隹風官箴

莊子大宗師篇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郭注寄方外於數子又云施之於方外

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重源佐云弘寬廣也篤厚也亡無也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猶言若存若亡茂卿云德性之德也弘謂養而大之也人各異德性之所近執而不失為貴信道之篤德之所以弘也  
朱註有所得者蓋其家學有得於心之謂斯不消執字且德不孤必有鄰若其孤也則未可以為德也且有無之言謂不足以論其道德之有無也非謂道之廢興亦非輕重之謂也仁齋字訓皆無用也弘篤不須訓而明也且篤與厚不同漢儒以下

多混此二字亡訓無而又以為若存若亡存亡之亡豈可訓無乎且若存若亡存亡不定之辭也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言不足以論有無也其解皆不明也茂卿之說亦其僻見德人人別之牽強也執者執諸他也性之德豈可言取乎其意以為執德之不弘者以信道之不篤故也文豈然乎此章諸說皆失語意矣予解如註

○子夏之門人章

包氏云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朱註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云

仁齋云子夏之門人有疑於子夏之言故質之子張此子張舉所聞於夫子之言也云子夏之所言固雖擇友之道而子張之言實傳聖人之意也云茂卿云蓋子張之言與泛愛眾而親仁合朱註議其過高非也大氏論語記諸子問答者皆以答者為是矣包咸之解可謂得焉朱註非也子夏子張皆孔門之高弟而蓋各以所聞於聖師語之爾寧以後儒之私非論之可也乎可謂不遜矣仁齋亦專左祖於子張者非也子夏豈言聖師之所不言乎亦是將其嘗所聞焉茂卿之謂朱註非也亦反非也泛

愛眾而親仁斯為子弟者不可惡慢眾人之謂耳豈容眾矜不能之謂也乎程明道之說云與人交際之道則子張為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此亦不是子夏之所言豈何知非亦所聞於聖師乎勿友不知己者又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失言如是之語則是其不可者非不拒之也今私意者蓋是子夏之門人之誤耳何者子夏則為其門人小子語交友之用心爾而門人若有疑焉宜復問於其師子夏也乃不問諸子夏而問子張以交斯其門人之誤耳其說乃具於註

○子夏曰雖小道章

何晏云小道謂異端朱註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園外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仁齋云小道如諸子百家之屬是也茂卿云小道朱註為得焉何晏以為異端仁齋因之然諸子百家子夏時所無雖然當今之世諸子百家可如是作而觀雖佛老必有可觀者

何註非也攻異端是害也已豈以為有可觀者乎朱註是也但楊時之說譬喻不契焉耳目鼻口不可以缺一者而心得以此四能通也百家眾技則

君子雖不知可也且所謂百家者子夏之時所無也仁齋以為如諸子百家亦爾茂卿謂之者然矣然所謂小道者將非謂如佛老別成一道者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孔安國云日知其所未聞朱註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園外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源佐亦從朱註茂卿云一章之內亡無不容兩用故亡失也日知其所亡失者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日言其自省之亟也日月其要成之辭

孔傳以所亡為所未聞者不是也朱註亡訓無亦

非也其意以為道德之有無與然不得於文所亡  
與所能對則所亡所不能之謂也尹淳以為失是  
也茂卿從失訓是也然拘日月之言者未得文義  
也語意唯互文而言日月知其所失與所能不可  
忘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孔安國云廣學而厚識之何晏云切問者切問於己  
所學而未悟之事近思者近思於己所未能及之事  
沉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  
者不解朱註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

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  
曰仁在其中矣仁齋云博學則求之也精篤志則信  
之也實切問則無汎然之患近思則無馳遠之弊  
茂卿從安國志訓記而云蓋志先而學後也今先學  
於志故云爾朱註殊失其序不可從切問如切磋之  
切謂逼切而出之也近思謂不忽近而思之也如  
舜之察邇言

安國志為識是也識昌志反但博為廣篤為厚者  
非也經傳未嘗有廣學之文篤厚不同者如前既  
辯焉何晏之解皆迂也以汎問對切問以遠思對

近思皆不得切問近思之旨也朱註因中庸以為  
解者不是也子夏豈釋子思之言乎志如字切問  
近思之義皆不審其解要思而得之其家學之工  
夫耳仁齋亦志如字而其解皆不切於文義不得  
切問近思之意也茂卿志訓記其說則是也其切  
問近思之解皆不是也學者之問焉豈有逼切以  
問之禮乎且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文勢皆同近思  
豈思近之文也乎近猶能近取譬之近皆謂身也  
此章諸說皆不審於文義予解如註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包氏云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  
朱註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  
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  
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  
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仁齋云居肆成事百工之事也  
學以致道君子之業也人各有其業君子豈可不知  
所務乎

包咸之解不審於文義且如其意則以君子之學  
譬百工之事也語意則以百工譬君子耳朱註遷  
於異物斯似取諸齊語然遷於異物奪於外誘恐



非今之語意不可遷於異物則四民皆爾豈特以百工言之耶且今唯主學而言之非謂務不務也仁齋亦依尹淳以為可知所務之謂者失章意矣以人各有業言之則亦四民皆爾且居肆以成其事之文徒務其業之義也哉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文不同今不曰工而曰百工者非獨務其業之謂也

茂卿云言不用其力也亦孔子之何有於我之意學者詩書禮樂以學先王之道也致者使先王之道自然來集也百工居肆自不知其技之所以巧者君子

之學亦然矣

此亦不通之說也其以何有於我為不用力之義其非如述而篇斥之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凡事豈有不用力而致焉乎百工徒居肆耳而可不用力以成其事乎哉且致之言豈自然來集之意也乎皆矯誣文義者也已此章亦諸說皆失語意矣予解具於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章

孔安國云文飾其過不言其情實朱註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仁齋云子夏所

以言此者蓋欲人以此自考也云茂卿云小人謂細民也細民之過可得而文以其在鄉黨閭巷間人孰知之君子本在位之稱顯顯君子邦家之望其過如日月食過則人皆知之故君子之過不可得而文之安國謂不言其情實者恐非語意語意則言其必憚於改過耳朱註是也仁齋謂欲人以此自考者未知子夏之意實以此也其解語意者是也茂卿之說太有弊也君子在位之稱小人細民之稱則固定稱也然雖在位者或文其過則是以細民之態亦賤之以爲小人爾正文所謂小人非必謂細

民也君子之過如日月食過也人皆見之不可得而文而彼小人不思其不可得而文而必文之是雖在位者猶或有之故戒之云爾若茂卿之說則君子之改過是專爲人知之而若幸人不知之則猶可文焉乎今子夏之言非謂小人得文之君子不得文曰必文者言小人之難改過耳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鄭玄云厲嚴正也朱註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圓外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云仁齋云望之儼然者禮之存也即

之也温者仁之著也其言也厲者義之發也蓋盛德之至光輝之著自是如此矣茂卿以仁齋之說為有味而云雖然何帝盛德之人獨然乎君子體仁履禮由義在上者皆當如此學道者亦皆當如此

此諸說合而可以審章意也但程子謂惟孔子全之者不可然也子夏不特稱子而稱君子者其意以孔子為儀則而言君子皆當如斯也茂卿謂之者是也程明道有以此三變配天入地之說太穿鑿矣不容論也不思其不可對而文而必文之是

○子夏曰君子信而章

王肅云厲病也朱註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仁齋云使民諫君之前信孚則諫必行令必從云茂卿云此孔子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之意德夫云信謂見信於人也

集解不知信解何如皇侃云君子謂國君也國君若能行信素著則民知其非私云此疏最謬矣以君子為國君以信而後諫為謂臣下文豈然乎且以信為己之信不是也朱註以下至茂卿亦皆以為己之信孚者失語意矣信固雖人倫之際皆以

此然事君之道則有敬忠在使民之道則有惠愛  
在使民事君槩以信言之未之有也自古忠臣之  
諫君其信乎之至則不須言然其君聽用之者則  
鮮矣斯我雖致信也彼不信我則君而不聽諫民  
不從令以為厲己以為謫己者皆彼未信我之由  
也故所謂信者彼信我之謂也其解具於註德夫  
之說與予按契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孔安國云閑猶法也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  
可也朱註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

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德者則小節雖或未  
盡合理亦無害也仁齋云大德若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是也小德言行信果之類此大德固當不踰閑至  
小德則或出或入非時措之宜不可也蓋惡彼必信  
必果之小人也云茂卿以安國為善解且云晏子春  
秋以此為晏子之言大德小德作大者小者蓋古語  
晏子誦之子夏亦誦之蓋古者以德為教事父曰孝  
事兄曰弟之類大德也如色容厲肅視容清明是小  
德也云

孔傳是也猶未審也朱註意則然矣然其謂合理

者其家學耳且大節小節斯效荀子與荀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聖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入中君也仁齋小德之解非也凡可也者許可之辭也出入可也豈何惡必信必果之辭也可謂失文義矣茂卿引晏子而解之者是也韓愈云大德聖人也言學者之於聖人不可踰過其門闕爾小德賢人也尚可出入窺見其奧此甚鑿說矣不須言也程伊川云小德如援溺之事莫推廣之此亦非也嫂溺援之權也豈是小德之謂也乎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章

朱註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仁齋云子游見子夏之門人專務人事之末於道德之本則無之以爲隱而有然故譏之茂卿云本之則無者言求其本則莫有也本者先王治天下國家之道也

朱註小學大學其家學之解耳子游豈言之乎且正心誠意雖大學記之論語二十篇中未嘗及於此言斯非聖門之常教也仁齋以爲人事之末者不穩也聖人之教不出於人事其意似以爲道德

非人事非也且以爲隱本文不見焉茂卿之說亦  
取意之過也治天下國家之道斯非子游之所望  
於子夏之門人小子也所謂本者謂德行耳  
包氏云言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  
事後將教以大道朱註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  
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  
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云仁齋引朱註而  
云區區域也古者園圃毓草木各分區域而種藝之  
勝所爲區種之法是也草木區別言其明也書曰賁  
如草木是也云茂卿舉包咸邢昺朱註而云是包邢

失於孰字朱子昧於倦字皆不可從蓋君子之道何  
當先傳之何當後傳之何彼先所倦何彼後所倦傳  
之所以有先後者以彼能堪與不堪也所堪者後倦  
所不堪者先倦必量其能堪者教之又引升庵外集  
及仁齋區域之說以爲得之又云上言君子之道量  
久教之此言君子之道不誣人二君子之道意不同  
有始有卒者謂不倦也學而不倦孔子所自道云  
包咸以倦爲門人之厭倦文不然也且孰先孰後  
先後不定之謂也如其說則不消孰字朱註盡之  
今從之仁齋區域之說後世雖有其法而不聞古

有之今之語勢曰譬諸艸木者汎言艸木耳非種  
之之謂也且言其明者殊失文義書所謂賁如草  
木者言兆民生殖也非今之意也區別者謂其大  
小種類區別耳茂卿以倦爲門人之倦其說不通  
凡倦之言豈有曰先倦者乎朱子何昧於倦字既  
不明徵誨人不倦乎向今正文亦豈可以爲傳我  
倦彼乎且其所堪者後倦者何也其能堪者不可  
終始有倦也又且二君子之道焉意不同之有言  
君子之道不可誣故其教之無先後之定則也又  
有始有卒言道之終始備有也豈不倦之謂也乎

且學而不倦孔子自道者猶不讀論語之文耶學  
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篇再出孟子亦同何處有  
學而不倦之言自學曰厭誨人曰倦是格言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馬融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註優有餘力也仕與  
學理同而事異也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  
後可及其餘云仁齋云優饒也此言仕與學無二致  
學以致其道仕以行其志故仕而能裕其事則雖未  
必學然不違學之理學而能及於人則雖未必仕亦  
不戾仕之道云茂卿德夫皆云朱註盡之

此章諸說皆失之。馬融以爲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是未出仕子弟之事也。然仕而有餘力則學猶可通也。學而有餘力則仕，斯不可通也。仕進之事豈可以餘力乎？朱註殊不通。所謂學者以爲學文藝乎？以爲學道乎？以爲學文藝則仕進之道豈以文藝之餘力可也？采以爲學道則古未學而仕者必所以無之也。先王之制必學而後仕，孔子之時雖其制廢然以爲仕學理同，未學而仕，斯孔門之所以不許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夏豈不知之。

乎。仁齋優訓饒是也。然其解殊誤。孔門之學其仕與學無二致者，與朱註同理不異。謂仕而能裕其事，則雖未必學，然不違學之理者，所謂不履迹不入室之善人也。則亦有然與不然，則亦惡夫佞者之說也。其謂學而能及於人，則不戾仕之道，亦聖門之所不言也。孔子曰：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而周流乎四方，以求可仕之君者，何也？豈可以學而及於人，爲不戾仕之道乎？皆是失語意者也。茂卿德夫等亦以爲朱註盡之者，何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章。



孔安國云毀不滅性朱註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仁  
齋從朱註茂卿是安國而云蓋子游說聖人制喪禮  
之意云止者聖人之心至致其哀而止必不過而求  
其它也

朱註不尚文飾者恐非章意喪固非所以尚文飾  
者也是不須言茂卿因安國而謂之者是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章

包氏云言子張容儀之難及朱註子張行過高而少  
誠實惻怛之意仁齋云為難能者美其不可及也然  
而未仁者不與其仁也茂卿云子張才識高朗能勉

強而為難及之行而於其仁也未能成德故曰難能  
也其未仁也猶仲弓未仁後世據子游之言以輕詆  
子張非也

包咸之解似依下章堂堂以言之然為難能之言  
豈容儀之謂也乎且未仁之意不明也朱註何以  
知子張之少誠實惻怛乎斯固其誤仁之解也仁  
齋以為美其不可及者是也不與其仁者猶未得  
語意也茂卿之說未能成德故曰難能者以難能  
為難能仁與斯文義不然也是亦未得章意按子  
游之意則謂仁之難耳其解如子註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章

鄭玄云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朱註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源佐云務外自高者內心不誠云

此皆非也在孔門子張為先輩於曾子禮記諸篇可以徵焉曾子性篤實謙遜嘗比子路亦猶其所畏也况子張才識之過曾子焉譏之且如諸說則曾子以己為能仁以子張為不能仁也豈是曾子之意也哉堂堂乎美其威儀盛之辭豈譏其務外之辭也乎威儀堂堂則所以為德之基也

茂卿云堂堂乎張也者亦謂其威儀之盛規模開廓有難及者也難與並為仁矣者言使己與子張鄰國以行仁政則必出其下亦曾子之所畏見不啻子路也又云孔子答諸子問仁唯顏子子張以天下言其才之大可見耳然孔子未嘗規以篤實忠厚之事則亦非不足於此者審也宋儒動則求諸心故以威儀為粗迹遂謂子張專用心於外所以未仁云

此說是也但謂鄰國以行仁政者不可然也曾子終身不有仕進之志不可思鄰國行仁政也唯是言與子張並肩為仁之難耳其非宋儒者亦然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馬融云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朱註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仁齋云至哀之情不待人言茂卿云人於它事皆假禮而後誠至敬至若必求其能自致者則親喪耳是獨雖不假先王之禮尚能可使已哀情自然來至也

朱註真情之言經傳之所無焉意則是也仁齋以為不待人言不是也茂卿以假禮與不假言之者是也但解致字謂使來至不是也自致者誠敬之

心已自致之者而非從外來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章

馬融云謂在諒闇之中父臣及父政雖不善者不忍改也朱註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仁齋云莊子之事獻子飲食供奉無所不盡其心然不若不改父之道之尤大而且盡也云茂卿以仁齋為善解馬融之解蓋取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語然不通也唯其喪中不改之斯非所以為難能也况獻子賢大夫也莊子豈以為有不善者乎且諒陰者

尚書以來，以為天子居喪之稱，於諸侯大夫稱之，未之有也。朱註未盡語意，仁齋之解是也。今從其解，而潤色之，但仁齋依此章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為必不改其善者之義，泥矣。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馬融云：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也。朱註：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云：仁齋引朱註云：情謂情實，茂卿云：情謂獄情也。朱子曰：情實未是喜者，喜得其情也。獄情難得，故得之則喜，是聽訟者之常也。云云。

集解朱註皆是也。但得其情之義未審也。仁齋以為情實不是也。凡經傳於訟獄之事，必言情者，皆謂訟者之情也。茂卿以為獄情，其解然矣。今之朱註，不曰情實，然大學章句以情為實，其謬見予大學註可知也。此曾子之言，以孔子赦父子訟者之語，照而可以見焉。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朱註：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云：仁齋從朱註耳。茂卿云：君子惡居下流者，謂紂之為，逋逃之藪也。云云。

下流與前篇居下流而訕上同焉朱註何殊其解  
茂卿之說其非既前篇辯之下流之言非謂為通  
逃之數以紂身行居汙穢故眾惡皆歸焉之謂耳  
祭統曰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亦謂卑下  
為下流也已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源佐云君子之心至誠故雖微過人皆見之云茂卿  
云以在上者言之君子之德民之所具瞻是之謂明  
德故其過也不可得而掩是子貢之意也云  
仁齋之解不通既曰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其

雖君子至誠也心則不可見者也人皆見之見其  
行事耳是以所謂君子為有德之稱也茂卿謂以  
在上者言之是也然民之所具瞻是之謂明德者  
是以明德為顯德之謂其謬具辯於合語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孔安國云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  
識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朱註文武之道謂文  
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  
又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仁齋云文武之道謂文  
王武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不曰堯舜而曰文武

者去代猶近而以典刑具在也未墜於地者猶曰極于天罔墜識大識小猶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之類也茂卿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獻足徵也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文足徵也賢者所見大故能識其大者不賢者所見小故能識其小者文武之道禮樂也又云賢不賢皆可為師故孔子何常師之有

集解朱註皆是也然猶未盡之仁齋之解皆穿而非也不曰堯舜而曰文武者固夫子之學專憲章文武其每曰我從周故人亦以為仲尼之學文武

之道也而公孫朝之所問亦意在文武子貢乃直以文武之道答之爾又未墜於地者自是其道不全存之詞也若極于天無墜則周道卒不可廢天下猶有道而孔子當無所以與易也以天下無道故非周流欲以易之乎又繫辭所謂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豈是賢不賢之謂也哉且彼則謂易之理也曾不關乎文武之道語意固殊異也其論皆空論而無實矣茂卿之說似是而亦有不通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乃是在人也獻者賢也不賢者之所識寧可以為徵耶唯是取於其

所識以備於參考焉爾。又且以文武之道偏為禮樂，亦不然也。其所引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既是以政言之，凡德禮政刑皆是治天下之道。而今汎言文武之道，豈可以限乎禮樂哉？又賢不賢皆為師者，殊不然。豈有師不賢乎？亦何常師之有者？非皆以為師之謂。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言主善者為常師也。茂卿之謬說，其辯既出於首篇，學則不固下。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茂卿云：誠哉是言。七經具存，千歲學者不知聖人之

道，亦不得其門，故耳。而非斥近世書生。此章諸註無異義，唯此茂卿之言可憎也。其自以為得其門耶？其誤道德名義，以謂道聖人制作之道德，人人別也。又且不得仁之為物，以為長人安民之德也。而如曰：仁智並言德也，仁義並言道也。設如斯窮說，以善欺誣聖道者，豈可以為得其門乎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何晏云：言人雖欲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朱註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仁

齋從朱註耳茂卿云仲尼日月也觀於子貢此言則知孔子末年魯人尊親孔子不啻君父不爾弟子而而譬其師於日月也人孰信之人不信而言之豈足以解其惑乎云

集解朱註皆是也但無以為者無以為毀之謂耳子貢之贊夫子實如茂卿之言然也

○陳子禽謂子貢章

朱註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仁齋引朱註耳德夫云恭如允恭克讓之恭容貌恭莊也其詳具於辨物此皆不得恭字恭謂容貌恭莊也

朱註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仁齋引朱註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朱註蓋本于此然子貢豈謂之乎不可階而升唯是與前章日月無得而踰之意同焉言不可及焉耳

孔安國云謂為諸侯若卿大夫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朱註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云仁齋用朱註而云立之所謂制其田里也和之猶不應後志茂卿無說德夫云立之已下六句蓋古



語故云所謂云

孔傳立之之解不可然也四之字蓋皆指邦家之  
人民也朱註是也但朱註所謂感應之妙神速如  
此程子所謂聖人之神化斯雖聖人之德可固然  
也然孔子未得為諸侯卿大夫則無由乎觀其神  
妙之化子貢之意言若有得邦家則將至如斯也  
已仁齋立與和之解亦非不是也然立之動之皆  
汎言也不可以一二當之也德夫以六句為古語  
文固然矣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何晏云曆數謂列次也皇疏云謂天位列次也朱註  
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仁齋  
云曆數紀歲時節氣以授民時者在爾躬者謂財  
成輔相天地之道所謂天工人其代之是也茂卿云  
古聖王之道以奉天為本故堯典無它事唯欽若昊  
天有授民時耳云所謂曆數政治之道盡于此矣曆  
數人之所作而曰天之曆數亦猶天叙天秩耳舜為  
百揆日久既已躬任其職故曰在爾躬語已往也  
何晏所謂列次未知如皇侃疏天位列次之謂也

蓋亦似謂日月星辰之列次然義難通焉朱註以  
為帝王相繼之次第蓋因皇疏天位列次以發此  
解與然謂帝王相繼之次第以為曆數不知其有  
何據恐其臆說耳仁齋亦鑿說在爾躬豈財成輔  
相之謂也乎且紀歲時節氣之事堯之所以命羲  
和斯非專在舜躬也所謂天工人其代之者言百  
官之事皆天工也非特言帝位之事也茂卿之說  
如可聽焉然亦實鑿說以大禹謨屬文觀之必不  
然也諸說皆於曆數之文失於取義之深矣尚書  
孔傳曰曆數謂天道斯古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所謂曆數陰陽往來之數即是天之道也故謂天  
道以為天之曆數是古之辭爾在爾躬者天之視  
聽因民之見聞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眾民之所  
歸即以為天道之所歸斯聖帝明王之訓也今眾  
心之在舜即天道之在舜也故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

包氏云允信也困極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  
四海天祿所以長終朱註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  
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仁齋從朱註耳  
茂卿云允執其中者謂踐帝位也古來相傳執無過

不及之理非也蓋執中猶云執樞

四海困窮何如窮極四海之文也包咸之解殊非也朱註是也但中之義其說曾不得之茂卿之說全臆說也大禹謨曰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其中此屬文可以見焉執中豈執樞之謂也乎尚書中言中者多矣皆義同焉然孔傳以來說者未得中義其說具於中庸及合語執其中諸說不消其字其者其天之曆數言執天道之中也仁齋依此論語文以為舜之命禹亦今二十二字耳而大禹謨人心

惟危十二字漢儒之所偽作其論僻也

孔安國云履殷湯名也此伐桀告天文也云何晏云桀居帝臣之位也有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也朱註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云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云仁齋引朱註而云有罪指桀帝臣不蔽蓋指伊尹也茂卿云帝臣朱註得之

舊缺湯字今謹補之皇皇明也孔傳以為大大不是也帝臣何晏以為桀居帝臣之位其解不契於

文朱註以此語為告諸侯此在湯誥固告諸侯也然今之文明言告于皇皇后帝則如孔傳告于天之辭而謂告于天如是以誥諸侯也又以帝臣為天下賢人仁齋因以為指伊尹皆不得於文文意必湯自稱也韓愈云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隱桀之罪也予按與此暗合湯自稱名以告于上帝則亦自稱帝臣耳

何晏云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朱註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

此仁齋茂卿等皆取朱註

何註非書意朱註是也武成曰大賚于四海萬姓悅服其解如註

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管蔡是也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朱註引尚書孔傳耳仁齋取今之孔傳茂卿以朱註為得焉

此孔傳可疑也尚書傳云周至也紂雖至親多不如周家少仁人此孔傳是也但周比周之謂訓至不穩也仁齋取今之孔註何也

仁齋云古者世官子孫相守官廢則事曠故修之茂

羣疑考 卷十 二十七 公肩會  
卿舉仁齋云古誠有之然豈可引之乎且古之世官亦謂有司耳春秋譏世官則公卿大夫不世官古之道也

仁齋茂卿皆不審於古也說命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周官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葵丘之盟曰士勿世官斯春秋以上則無世官若羲和世掌天時以其術世之則有焉政事之官則雖有司也未聞世之制但荀子有父子相傳不敢益損有司之事之言然於經傳未見其制也

孔安國云重民國之本也云朱註武成曰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

朱註引武成則亦以為重四者也而說者讀為民之食喪祭以為重三者誤矣

○寬則得眾章

孔安國云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朱註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仁齋云公字不見於論語據前篇當作惠字又云此章與前篇子張問仁之章略同而逸其半云茂卿舉仁齋而云可謂善讀論語耳然又烏知非孔子別有所言而與答子張者相類乎

此章舊屬上章然如仁齋茂卿等疑之實不屬上章故今別為一章堯曰以下至武王之事皆文義不連屬必是有錯脫焉爾今且從文解之耳

○子張問於孔子曰章

王肅云利民在政無費於財馬融云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為視成孔安國云與民無信而虐剋期也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朱註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猶之猶言均之也云仁齋皆用朱註茂卿云欲仁而得仁謂求仁人而得之也

視成它是不見而唯成是視也慢怠慢也令如三令五申之令其所以令申之者不勤而使民怠其事不覺逼期是有故陷民於刑之意故謂之賊

諸註不審五美之解何也皆以為容易之事耶斯當從政之要故今註皆詳之擇可勞而勞之諸註無解說者多以為勞役民雖亦通也五美皆以君子之己言之則自勞而不怨也茂卿求仁人之解牽強不須言慢令之解則茂卿盡之安國謂與民無信者失於文意矣朱註猶之猶言均之者蓋取於安國財物俱當與人與然猶字豈有均義耶安

國謂俱者亦不得於文唯如正文而可解也此章五美四惡諸註皆不詳也

○子曰不知命章

孔安國云命謂窮達之分朱註程子曰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仁齋云天有必然之理人有自取之道故知命則樂而不憂與而不怠是所以爲君子也茂卿云命者道之本也受天命而爲天子爲公卿爲大夫士故其學其政莫非天職苟不知之不足以爲君子也蓋君子則爲上之德也以君命爲悅者爲人下者也君子則不然也稟命於天

所以傳先王之道是其大者而吉凶禍福不待言也孔傳是也但未審也朱註不是君子之知命豈唯利害之際也乎仁齋之解亦未盡也茂卿之說亦偏也知命豈特爲天子公卿大夫以傳道之謂也乎上自爲天子以顧諟天之明命下至居陋巷以不改其樂皆所以知命也韓愈云命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非止窮達此依易以解之然非今之意君子之所以可知命蓋不過於窮達之分也朱註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仁齋云禮身之幹也故知禮則有以立也茂卿云立者立於道

也先王之道其可守以爲則者禮也  
諸說皆未得所以立也凡立者立身行道興於詩  
立於禮患所以立之類皆立身之謂而不知禮則  
君臣上下咸無以立身於其位也  
馬融云聽言則別其是非朱註言之得失可以知人  
之邪正仁齋云言者心之符也故知言則有以知人  
也茂卿云言者先王之法言也先王之法言猶規矩  
準繩夫非規矩準繩何以能知方圓平直乎非此而  
知目巧耳皆取諸其臆者也取諸其臆則人人恣其  
所見何窮極之有故知先王之法言而後所知合於

道故知人知人者謂知賢者也云

知言何唯聽言而別是非之謂也馬融之解不是  
朱註亦知言知人之義不得之豈是徒知得失知  
邪正之謂也乎仁齋之解其知言者何謂也不解  
其所以知則不解可也茂卿之說意則然矣然以  
本文之言直爲先王之法言則不通也所謂知言  
者泛知人之言之謂而言己能學先王之道以此  
爲規矩而可以知人之善言也其解具於註焉

論語羣疑考卷十終



此著初參考諸說得失者從安永三年三月四日  
 至同四年九月十日以國字記之畢而藏諸櫝而  
 後志業藉藉焉不遑乎再考徒防蠹害數十年焉  
 今茲文化十一年因聊有餘暇而欲精撰之乃始  
 於四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此二十篇十卷淨  
 書之畢矣

文化十一年十一月四日

尾張督學 冢田虎著

豐雄風館著書目錄

冢田氏塾

冢註孝經	一冊	冢註六記	六冊
冢註論語	五冊	冢註家語	五冊
冢註孔叢子	五冊	尚書補註	七冊
冢註周易	五冊	冢註毛詩	十冊
冢註老子	二冊	左氏傳增註	十五冊
國語增註	合八冊	戰國策略註	合八冊
論語羣疑考	十冊	孟子斷	二冊
荀子斷	四冊	聖道得門	一冊
聖道辨物	二冊	聖道合語	二冊

解愠 一冊 發字便覽 一冊

文集 十冊 詩集 八冊

孝經和字訓 一冊 隨意錄 六冊

皇極和談 國字 一冊 入官第一義 國字 一冊

滑川談 國字 一冊 學語 國字 一冊

管子牋註 二冊 李伯紀忠義編 七冊

昇平日新錄 六冊 作詩質的 一冊

史漢裨解 七冊 江尾往還蹤 二冊

櫻邑閑語 先人遺書 六冊 旭嶺先生遺稿 同 五冊

禮記贅說 四冊

